



南北傳對讀

雜阿含 0280 經 VS 中部 150 經

	雜阿含 0280 經	白話譯文	中部 150 經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到頻頭城北申恕林中。	我這麼聽聞：有一次，世尊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教化，他來到了頻頭城北邊的申恕林中。	被我這麼聽聞：有一次，在憍薩羅進行遊行的世尊與大比丘僧團一起抵達名叫頻頭城的憍薩羅婆羅門村落。
	爾時，頻頭城中婆羅門長者，皆聞世尊於拘薩羅國人間遊行，住頻頭城申恕林中。	那時，頻頭城中的婆羅門的長者們都聽說世尊在拘薩羅國人間遊行教化，就住在頻頭城的申恕林中。	頻頭城的婆羅門屋主們聽聞：「先生！在憍薩羅進行遊行的釋迦人之子、從釋迦族出家的沙門喬達摩與大比丘僧團一起已抵達頻頭城，又，對那位喬達摩尊師，這樣的好名聲已傳播：『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天-人們的大師、佛陀、世尊。』他以證智自作證後，告知這個包括天、魔、梵的世間；包括沙門婆羅門，包括天-人的世代，他教導開頭是善的、中間是善的、結尾是善的；有意義的、有文字的法，他說明完全圓滿、遍純淨的梵行。又，有像那樣阿羅漢的看見，那就好了！」
	聞已，悉共出城，至申恕林，詣世尊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	他們聽到這消息之後，大家一齊出城，去到申恕林中世尊住處，頂禮佛足後，退坐一邊。	那時，頻頭城的婆羅門屋主們去見世尊。抵達後，一些向世尊問訊後，在一旁坐下；一些與世尊一起互相問候。交換應該被互相問候的友好交

			談後，在一旁坐下；一些向世尊合掌鞠躬後，在一旁坐下；一些在世尊的面前告知姓名後，在一旁坐下；一些沈默地在一旁坐下。世尊對在一旁坐下的那些頻頭城的婆羅門屋主們說這個：
	爾時，世尊告頻頭城婆羅門、長者：「若人問汝言：『何等像類沙門、婆羅門不應恭敬、尊重、禮事、供養？』」 汝當答言：『若沙門、婆羅門眼見色，未離貪、未離欲、未離愛、未離渴、未離念，內心不寂靜，所行非法，所行踈濫行；耳……鼻……舌……身……意、法亦復如是。如是像類比丘，不應恭敬、尊重、禮事、供養。』 作是說已，當復問言：『何故如此像類沙門、婆羅門不應恭敬、尊重、禮事、供養？』	當時，世尊告訴頻頭城的婆羅門的長者們說：「如果有人問你說：『像哪一類的沙門、婆羅門不應當恭敬、尊重、禮事、供養他呢？』」 你應當回答說：『如果沙門、婆羅門眼見色境時，不能離貪著、不能離欲望、不能離愛染、不能離渴求、不能離想念，內心不寂靜，所行都不如法，輕率粗糙，不真誠實在。同樣的，耳聞聲、鼻嗅香、舌嚐味、身覺觸、意知法時，也是這樣。像這一類的比丘，就不應當恭敬、尊重、禮事、供養他。』 這樣說了之後，他應當會再問說：『為什麼像這一類的沙門、婆羅門，不應當恭敬、尊重、禮事、供養他呢？』 你應當回答說：『我們眼見色境時，不能離貪欲、不能離愛染、不能離渴求、不能離想念，內心不寂靜；同樣的，耳聞聲、鼻嗅香、舌嚐味、身覺觸、意知法時，也是這樣。如果那些沙門、婆羅門眼見色境時，也不能離貪著、不能離欲望、不能離愛染、不能離渴求、不能離想念，內心不寂靜，所行都不如法，輕率粗糙，不真誠實在。同樣的，耳聞聲、鼻嗅香、舌嚐味、身覺觸、意知法時，也是這樣。我從這些方面去看沙門、婆羅門有沒有什麼不同，可是卻不見他們有不同於我的行持展現。	「屋主們！如果其他外道遊行耆們這麼問你們：『屋主們！什麼種類的沙門婆羅門不應該被恭敬、不應該被尊重、不應該被尊敬、不應該被供養？』」屋主們！被這麼問的你們應該對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耆這麼回答：『凡那些沙門婆羅門在能被眼識知的諸色上是未離貪耆、未離瞋耆、未離癡耆；自身內無寂靜心；以身、語、意行正不正，像這樣的沙門婆羅門不應該被恭敬、不應該被尊重、不應該被尊敬、不應該被供養。那是什麼原因？因為，我們也在能被眼識知的諸色上是未離貪耆、未離瞋耆、未離癡耆；自身內無寂靜心；以身、語、意行正不正。當我們也確實沒看見他們的這個更上的正行時，因此，那些沙門婆羅門導師不應該被恭敬、不應該被尊重、不應該被尊敬、不應該被供養。 凡那些沙門婆羅門在能被耳識知的諸聲音上……在能被鼻識知的諸氣味上……在能被舌識知的諸味道上……在能被身識知的諸所觸上……在能被意識知的諸法上是未離貪耆、未離瞋耆、未離癡

汝應答言：『我等眼見色不離欲、不離愛、不離渴、不離念，內心不寂靜；耳……鼻……舌……身……意、法亦復如是，彼沙門、婆羅門眼見色，亦不離貪、不離欲、不離愛、不離渴、不離念，內心不寂靜，行非法行、踈澁行；耳……鼻……舌……身……意、法亦復如是。

我於斯等求其差別，不見差別之行，是故，我於斯等像類沙門、婆羅門不應恭敬、尊重、禮事、供養。』

所以，我對於像這一類的沙門、婆羅門，就不應當恭敬、尊重、禮事、供養他。』

者；自身內無寂靜心；以身、語、意行正不正，像這樣的沙門婆羅門不應該被恭敬、不應該被尊重、不應該被尊敬、不應該被供養。

那是什麼原因？因為，我們也在能被眼識知的諸法上是未離貪者、未離瞋者、未離癡者；自身內無寂靜心；以身、語、意行正不正。當我們也確實沒看見他們的這個更上的正行時，因此，那些沙門婆羅門導師不應該被恭敬、不應該被尊重、不應該被尊敬、不應該被供養。

若復問言：『何等像類沙門、婆羅門所應恭敬、尊重、禮事、供養？』
汝應答言：『若彼眼見色，離貪、離欲、離愛、離渴、離念，內心寂靜，不行非法行，行等行、不[行]踈行；耳……鼻……舌……身……意、法亦復如是。如是像類

如果他再問說：『像哪一類的沙門、婆羅門應當恭敬、尊重、禮事、供養他呢？』

你應當回答說：『如果那沙門、婆羅門眼見色境時，能離貪著、離欲望、離愛染、離渴求、離想念，內心寂靜，不做不如法的行為而行正行，不輕率粗糙，而真誠實在。同樣的，耳聞聲、鼻嗅香、舌嚐味、身覺觸、意知法時，也是這樣。像這一類的沙門、婆羅門就是我們應當恭敬、尊重、禮事、供養的。』

如果他再問說：『為什麼要對這一類的沙門、婆羅門恭敬、尊重、禮事、供養呢？』你應當回答說：『我們眼見色境時，不能離貪著、不

屋主們！又，如果其他外道遊行耆們這麼問你們：『屋主們！什麼種類的沙門婆羅門應該被恭敬、應該被尊重、應該被尊敬、應該被供養？』屋主們！被這麼問的你們應該對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耆這麼回答：『凡那些沙門婆羅門在能被眼識知的諸色上是離貪者、離瞋者、離癡者；自身內有寂靜心；以身、語、意行正行，像這樣的沙門婆羅門應該被恭敬、應該被尊重、應該被尊敬、應該被供養。』

沙門、婆羅門所應恭敬、尊重、禮事、供養。』

若復問言：『何故於此像類沙門、婆羅門恭敬、尊重、禮事、供養？』汝應答言：『我等眼見色不離貪、不離欲、不離愛、不離渴、不離念，內心不寂靜，行非法行，行踈濫行；耳……鼻……舌……身……意、法亦復如是。

斯等像類沙門、婆羅門離貪、離欲、離渴、離念，內心寂靜，行如法行，不行踈濫行；耳……鼻……舌……身……意、法亦復如是。我等於彼求其差別，見差別故，於彼像類沙門、婆羅門所應恭敬、尊重、禮事、供養。』

能離欲望、不能離愛染、不能離渴求、不能離想念，內心不寂靜，所行的都是不如法的行為，輕率粗糙，而不真誠實在；同樣的，耳聞聲、鼻嗅香、舌嚐味、身覺觸、意知法時，也是這樣。

而像這一類的沙門、婆羅門，他們能離貪著、離欲望、離愛染、離渴求、離想念，內心寂靜，所行都是如法而行，不輕率粗糙，而真誠實在。同樣的，耳聞聲、鼻嗅香、舌嚐味、身覺觸、意知法時，也是這樣。

我們從這些方面去看沙門、婆羅門有沒有什麼不同，因為見到他們有不同於我們的行持展現之故，所以對於像那一類的沙門、婆羅門，就是我們應當恭敬、尊重、禮事、供養的。』

那是什麼原因？因為，我們在能被眼識知的諸色上是未離貪者、未離瞋者、未離癡者；自身內無寂靜心；以身、語、意行正不正。當我們也確實看見他們的這個更上的正行時，因此，那些沙門婆羅門尊師應該被恭敬、應該被尊重、應該被尊敬、應該被供養。

凡那些沙門婆羅門在能被耳識知的諸聲音上……在能被鼻識知的諸氣味上……在能被舌識知的諸味道上……在能被身識知的諸所觸上……在能被意識知的諸法上是離貪者、離瞋者、離癡者；自身內有寂靜心；以身、語、意行正行，像這樣的沙門婆羅門應該被恭敬、應該被尊重、應該被尊敬、應該被供養。

那是什麼原因？因為，我們在能被意識知的諸法上是未離貪者、未離瞋者、未離癡者；自身內無寂靜心；以身、語、意行正不正。當我們也確實看見他們的這個更上的正行時，因此，那些沙門婆羅門尊師應該被恭敬、應該被尊重、應該被尊敬、應該被供養。』屋主們！被這麼問的你們這麼回答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著。

如是說已，若復問言：『彼沙門、婆羅門有何(行)、有何

這樣解說之後，如果他又再問說：『那些沙門、婆羅門有什麼行持，有什麼展現，有什麼特徵，你們因此而知道這些沙門、婆羅門是離

屋主們！又，如果其他外道遊行著們這麼問你們：『那麼，尊者們有什麼理由(行相)、什麼類

	形貌、有何相，汝等知是沙門、婆羅門離貪、向調伏貪；離恚、向調伏恚；離癡、向調伏癡？」 汝應答言：『我見彼沙門、婆羅門有如是像類：<u>在空閑處，林中、樹下，卑床、草蓆，修行遠離，離諸女人，近樂獨人，同禪思者，若於彼處無眼見色可生樂著，無耳、聲，鼻、香，舌、味，身、觸可生樂著。</u> <u>若彼沙門、婆羅門，有如是行，如是形貌，如是相，令我等知是沙門、婆羅門離貪、向調伏貪；離恚、向調伏恚；離癡、向調伏癡。</u>』」	貪欲或趣向調伏貪欲；離瞋恚或趣向調伏瞋恚；離愚癡或趣向調伏愚癡呢？」 你應當回答說：『我們見到那些沙門、婆羅門有像這樣的情形：<u>住在空閑之處、林中樹下、只有簡單的床和草蓆，修行遠離一切，尤其是遠離一切女人，親近喜歡獨處的人，和禪思行者作同伴。又或者他那裡沒有眼見色而會讓人生起愛樂染著的境界；也沒有耳聞聲、鼻嗅香、舌嚐味、身覺觸而會讓人生起愛樂染著的境界。</u> 如果那些沙門、婆羅門有這樣的行持、這樣的展現、這樣的特徵，我們就能知道這沙門、婆羅門是<u>離貪欲或趣向調伏貪欲；離瞋恚或趣向調伏瞋恚；離愚癡或趣向調伏愚癡。</u>』	比，以那個，你們這麼說尊者們：「那些尊者確實是離貪者，或對貪調伏的行者；離瞋者，或對瞋調伏的行者；離癡者，或對癡調伏的行者。」呢？」屋主們！被這麼問的你們這麼回答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著：『因為，那些尊者們像這樣受用諸林野、荒林、邊地臥坐處，而在那裡，沒有像這樣能被眼識知的諸色：凡一一看見後會極喜樂；沒有像這樣能被耳識知的諸聲音：凡一一聽聞後會極喜樂；沒有像這樣能被鼻識知的諸氣味：凡一一嗅聞後會極喜樂；沒有像這樣能被舌識知的諸味道：凡一一嚐後會極喜樂；沒有像這樣能被身體識知的諸所觸：凡一一接觸後會極喜樂，朋友！我們有這些理由、這些類比，以那個，我們這麼說：「那些尊者確實是離貪者，或對貪調伏的行者；離瞋者，或對瞋調伏的行者；離癡者，或對癡調伏的行者。」』屋主們！被這麼問的你們這麼回答那些其他外道遊行著。」
	時，諸沙門、婆羅門、長者白佛言：「奇哉！世尊不自譽，不毀他，正說其義，各各自於諸入處，分別染污、	這時，那些沙門、婆羅門的長者們跟佛陀說：「真不思議啊！世尊您<u>不誇讚自己而毀謗他人，只是正確地解說真實義理：也就是各個修行者都是要在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等六入處，來觀察分別自心是染污還是清淨，</u>	在這麼說時，頻頭城的婆羅門屋主們對世尊說這個：「太偉大了，喬達摩導師！太偉大了，喬達摩導師！喬達摩導師！」

	清淨，廣說緣起，如如來、應、等正覺說。 譬如士夫，溺者能救，閉者能開，迷者示路，闇處然燈，世尊亦復如是，不自譽，不毀他，正說其義……乃至如如來、應、等正覺說。」	<u>並詳細解說染污與清淨的因緣</u>，真的就如一位如來、應供、等正覺者所說的正確教法。 就好像一個人，能夠救渡一個溺水的人，能夠開啟一扇封閉之門，能夠為迷路的人指示正確道路，能夠為黑暗中的人點亮一盞明燈；世尊您也一樣，不誇讚自己而毀謗他人，只是正確地解說真實義理……乃至真的就如一位如來、應供、等正覺者所說的正確教法。」	猶如扶正顛倒的，或揭開隱藏的，或告知迷路者的道路，或在黑暗中持燈火：『有眼者們看見諸色。』同樣的，法被喬達摩導師以種種法門說明。這些我們歸依喬達摩導師、法、比丘僧團，請喬達摩導師記得我們為優婆塞，從今天起已終生歸依。」
	爾時，頻頭城婆羅門長者聞佛所說，歡喜作禮而去。	當時，頻頭城婆羅門長者們聽聞佛陀說的教法，滿心歡喜，向佛陀行禮後就離去。	